目录

[《神通妙用》神通有无之辩 2](#_Toc22216820)

[《神通妙用》什么是神通 4](#_Toc22216821)

[《神通妙用》法身神通 5](#_Toc22216822)

[《神通妙用》报身神通 7](#_Toc22216823)

[《神通妙用》佛对神通的态度 9](#_Toc22216824)

[《神通妙用》修来的神通 9](#_Toc22216825)

[《神通妙用》幻境相似神通之错误 10](#_Toc22216826)

[《神通妙用》正定所发之通明 15](#_Toc22216827)

# 《神通妙用》神通有无之辩

一般学佛学道的人们，在开始的时候，内心多半都怀有一种神秘的观念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这种神秘的观念，才促使他们学佛学道，也可以说，探索神秘就是他们学佛学道的动机。

普通人对于佛道的问题，有些是采取不信的观念，有些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不过，不论是相信，或者怀疑，随之而来的，都免不了神秘的心理，因为宇宙间的许多事理和知识，都不可能只凭见、闻、觉、知去思量而获得结论。也就是说，宇宙间的事，有许多是不可知的，这种不可知就是神秘的根源。

佛法本来是很平常也极实在的，佛法所谈论及研究的范围，是心性的道理，以及体性的“空”和“有”的真实意义。如果说到学问和修道，毫无疑问的，佛法是最高最圆满的。但是，在佛经的记载中，却掺杂了许多有关神通的说法，而且说得有凭有据，就像是演义小说中的神话一样。一般卫护佛教的人们，对这种神通的说法极力支持；而一般诋毁佛教的人们，则认为神通的说法，纯属荒诞。

其实，不仅是佛教的经典掺杂了神通和玄秘，其他所有宗教的学说，都具有很深的神秘性。佛经中所说的神通和鬼神，含有权威和真实两种意义，而其中的区别，什么代表了宗教的权威性，什么代表真实性，则又各有各的说法，不尽相同。

在中国的佛法中，禅宗属于中坚宗派，也就是说禅宗是很重要的宗派。禅宗的说法，认为心、佛和众生是三位一体，毫无差别的。这种说法，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宗教的神秘色彩，而成为一种崇尚真理的学说。

在禅宗谈到心法的问题时，观念是只要悟见心性就是佛了；而按照佛经来说，凡是佛，都具备了各种神通。照这样推算下来，我们就要问，禅门中悟道的人，既然算是佛了，那么他们是否就具备各种神通了呢？以往的禅门大德，确实有许多人是具有神通自在的，现在的禅门之中，真有神通自在的人吗？

有些人，将佛法当作一种学术思想，这些人心目中对神通另有看法，他们认为，神通只是一种权变的说法而已，根本不必加以讨论。更何况，释迦在世的时候，对于神通是极力反对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在戒律中有明文规定，任何人如果爱好谈论神通，就算是病态的行为，或者被列入魔道外道的名单，大家都要群起而反对他了。

近来有一位大德，对禅宗极力批评反对，他扬言道：谁能见性？我就不相信真有人能见性，如真有人见性，就请他出来表演一下神通，来做一个证明。如果他真的见了性，怎么头顶上没有圆光？也没有长成丈六那么高？更没看见他的六种神通自在呢？

但是，如果和这位大德谈佛理的话，他又极力反对妄用神通，认为施展神通是犯戒的。

这位大德的见解，实在模棱两可，令人不能明白，因为照他的说法，有神通就是荒诞，无神通又不能证明是悟了道。听起来，这种说法真像是开玩笑，等于说，如果太阳出来了，就是慧日增辉来描写，如果下雨的话，就用慈云法雨来形容，反正全凭他个人随便说，两边都对，全是两可的话。请问，佛法怎么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说法呢？

这位大德的话，颇像明末清初文人顾亭林的说法。顾亭林在他的《日知录》中认为佛所说的法，就像是两个水桶，一个桶装满了水，另一个是空桶，把这一桶水倒入另外一个桶中，再倒回来，反正倒来倒去，就是这一桶水而已。前面所说这位大德的言谈，就和顾亭林的话差不多一样。

这位大德对学禅的人的诋毁和批评，只是以个人的好恶之心为出发点，他的话，听起来实在不算公允，因为基本上的见解错误，尤其为了批评学禅的人，而影响波及到禅宗，更不合情理，所以不必同他争辩。

密宗和道家，本来是只管修行学道，并不谈论有关神通的事情。可是，当他们判断学人的成就程度时，又都是以神通作为衡量的标准。这种态度和见解，也实在算是荒谬了。

密宗认为，禅宗和其他各显教的宗派，有关修行方面，都没有修气脉的方法，因此绝不能达到“即身成就”，当然也就没有神通的发生和能力了。

道家则认为，佛法只知道修心修性，而不知道修身修命，所以也不能达到“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”，当然也不会有神通。

这两种说法，差不多是一样的。由此看来，如果想在义理方面，对如来藏性加以求证，是多么困难和不可能。近些年来，欧美的学者们，对印度的瑜珈术（常见于各报纸和刊物）及催眠术等都极重视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神通是可信的事实，只不过学佛的人达不到神通的境界而已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什么是神通

为了消除大家的怀疑，特别将有关神通的事情，随便说一些作为参考。

什么是神通？神通又称为神通力。有关佛法的术语，都有一定的含义，不可能随便乱加解释。“神通力”三字，先由名词来解释它们的含义。

神的意思是妙用不测，通的意思是通融自在，力的意思是力用，三个字连在一起，就是有不测妙力能变融通自在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一种奇妙莫测的能力，可以任意变化应用的意思，这不就是神通吗？

神通是由得定、得慧力而产生的，在《法华经》序品偈中说：“诸佛神通，智慧稀有。”

佛经上所说的神通，有一种说法是十种神通，有一种说法是六种神通（简单称为六通）。不论是十种或六种，都是数字而已，不必计较，现在只讨论六通，因为六通实在已经包括全部神通了。

六通就是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。

《法华文句》三之一，讨论神变说：“神变者，神，内也；变，外也。神名天心，即是天然内慧。变名变动，即是六瑞外彰。”

《法华义疏》三：“神变者，阴阳不测为神，改常之事曰变。”

《法华玄赞》二：“妙用无方曰神。神通变易曰变。”

《孟子》：“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

这是一些有关神通的解释。很明显，关于神以及变化，还有阴阳不测等解释，都是采用《易经》的定义，认为天心就是神的意思，是采用道家的说法。

如果我们天然内在的智慧能够发展到通达一切的时候，自然就可以明了阴阳的道理和变化，进一步也就可以掌握天地间的变化和滋生了。

以上的各种说法，简单归纳起来，可以给神通下一个定义。就是说，如果身心内外能够通达，毫无障碍，而神又能自由地产生各种变化，就是神通。

关于神通，在佛法中分为两种：一是为法身神通，另一个是报应身神通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法身神通

在谈到法身神通之前，我们先要明了什么是法身？法身意思就是佛的法性身。

那么，什么又是佛的法性身呢？法性身就是佛与众生，以及宇宙间的一切，有同一的如来藏性，也就是本体的意思。换言之，法性身就是宇宙万有（包括了佛与众生）的本体。

按照佛经的说法，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佛性，不但佛具足法身神通，就连一切众生，凡是心物的显现表达，都是神通神变的作用。这就说明一切众生也是有一些神通的。

为什么说一切众生心物的表现也算是神通呢？因为佛与众生及一切的万有的本体，本来是空寂的，这个空寂的本体，又是看不见的、不可知的，更是不可思议的，不能够用心去思想，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。但是这个不可知、不可思议的本体，一旦动起来，发生了作用，就生出了世间万物，其变化是无法测知的，这岂不就是神通变化吗？一切众生既然也是这同一个本体，所以众生一切的显现也是属于神变神通了。

所以说，一切众生本皆具足法身、神通，一切都是本来就有的，既然自己已经具备了圆满的一切，又何必再向外面去找呢？

不过，如果一个人的见、闻、觉、知，除了能够使自己的心和身体，产生思想和行动之外，进一步，还可以对身心以外的事物产生作用，而这一切的思想和行动的幕后主公，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，这不就是神通变化的不可测吗？

所以，佛经中说，佛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。这就是对法身神通而言。

佛的神通固然是神奇不可思议，岂知一切众生的业力，也是一样的神奇不可思议；神通和业力都是一样的神奇，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。所以，如果众生能够将自身的业力经过修行而转变，证入自性法身，就成为法身的神通了。

因此，有古德说：“青青翠竹，悉是法身。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。”庞居士说：“神通与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这种解释，是实实在在的老实话，绝对没有虚假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报身神通

先要了解什么是报身，然后才能了解报身神通。

一个人生下来，就有身心，这个娘胎里生下来的心身，就是以往业力的果报，成为报身。

人的这个报身，在宇宙间受了很大的限制，身和心的应用，只能达到某种限制，却不能自在如意。

譬如说，心里想飞起来，可是两只脚只能像青蛙似的跳一跳；思想可以像风云一样任意飘游，而身体却只能在小范围之中活动。

我们的身心，为什么不能返回与本体合一，而产生自在如意的妙用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临济祖师曾说过：“人人赤肉团上，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等面门出入，未证据者看看。”

云门禅师也说过：“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”又自代云：“逐物意移，云起雷兴。”

二位禅师的话，都是描写我们这个报身所受的限制。道家有句话，认为人被困限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中，这就是说明，报身是受形体物质的拘束和限制的。

怎么样才能打破形质的限制，返回本体，而发起本体自然功能的妙用呢？

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就需要修持了，要修行达到定和慧双重的成就，开发天然内慧，觉照大千，再以定力扩充工用，就可以达到神通。所以佛曾经告诉我们，“通”是从定力所发出的，没有定慧的能力，不能神通于万变，不能够自在，不能够打破物质的限制。

可是，我们这个身心所产生的定慧，是由法身而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法身是我们定慧的主人翁。

法身的另一个说法是“性”，就是“明心见性”的性，也是“本体法尔”的功能。据佛所说，报身神通的发起，有五种方式，即修通、报通、依通、妖通、鬼通。

报通：这是自然而具有的，天神和人都可能得到神通，中阴身则具有五种神通，即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有些人具有神通，是因为以往多生多世修习定力，或修习神通，功德庄严而能生下来就带有相似的神通力，这就是属于报通的一类。

依通：借着符咒法术等而发起的相似的神通，称之为依通，这是依赖另外的力量而显出神通的作用。

妖通：如有魔怪依附在人的身上，这人就有了相似的神通。魔去了，神通也没有了，这是妖通。

鬼通：有鬼附在人身，使这个人有相似的神通力，通常这种力量很有限，这是鬼通。

修通：这是用自身定慧的力量，不断熏修而得的神通，换言之，这是努力修学而得来的。

不论哪一种方式得来的神通，都只限于五种神通，并不包括第六种漏尽通。

那么，漏尽通是如何得来的呢？一个人证得了佛法中的正觉时，自然就有漏尽通了。修行证得了罗汉果，也具备了各种神通，但是，因为小乘的罗汉，没有证得如来正觉，故而不能像佛一样圆满具六神通。最高成就的罗汉，有些也是没有漏尽通的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佛对神通的态度

佛虽然具备了各种的神通，但是却并不重视神通，相反的，佛还极力反对重视神通的观念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神通也是虚妄不实的事，就像世上的一切的事物一样，都是无常，都是虚幻的，等到时限来到，都会消灭，神通也无法挽回，连自己具备的神通本身也会消失无踪，所以佛才极力反对人们执著神通。

佛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目犍连尊者，是神通第一的人，等到无常到来，他非死不可的时候，他曾经运用神通的力量，躲到天堂，躲到地狱，又躲到二铁围山中，神通力都用尽了，躲也躲不掉，仍然是死。

所以佛说，有神通不必得意，这不过是魔术一样的玩意儿，是虚幻不实的，只有法身寂灭，性空缘起，才是真实的。

从法性本体的立场来看，一切宇宙万有的各种人和其他生命，都是变化而偶然存在的。再说得清楚一些，这些人物众生和宇宙间的一切，都是受时间的限制，只有一段时间的存在，终致毁坏，结果是空。在他们存在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许多因素的聚合，而假借着一个形质存在而已，形质毁时，一切岂不都是虚幻吗？

心的力量加上一个有形的身，如此的具体，尚且不可能永久存在，更何况由这个心身所产生的神通，更不可能长存不灭了，一个人怎么能够依赖这种虚幻的事而自得呢！

这个道理，一定要彻底参透，然后才会了解，神通并不是没有，只是幻变而产生的，也是无常的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修来的神通

如果想了解修行而得的神通，必须要了解心物一元的道理。

心和物二者本来是一体的，心为主，而这个心，通着本体灵明妙性的功能。物就是心的作用，这个物，是依附于灵明妙性的一种物质形体。这心物二事，实际上就是一回事，一就是二，二就是一。也可以说，这一回事的一边是体，一边是用，体用二者合起来，就是心物一元。

《楞严经》中说：“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虚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”所以说，山河大地（即物质）与这个身心（身也是物质），同是一个体所生的。佛学中，唯识学的原理也持同样的说法，认为山河大地与我们的身心，都是由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生出来的。

现在暂不讨论山河大地，只谈一谈我们的心身。这个心身，就是心物一元，心身是一元中的二用，即体和性。

既然心身二者为一元，修定的人，不能说只对付自己的心，使其能够得定即可，而不管自己的身。如果身体不调顺，这个心又如何能够得定？反过来说，如果心不能定，这个身又如何能够调顺呢？

所以说，要修定慧，首先要调整心身，心身能够调顺好，定力就可以开始发展。日久天长，功夫渐增，此心此身可以打成一片，好像和虚空一样，然后可以返合于本体，再发生妙用，与本体的功能相呼应。于是，“感而遂通”，神通妙用自然就有了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幻境相似神通之错误

凡是学佛参禅的人，或是其他宗教的修行人，以及各种各类的外道，大家所有用功的基础，都是从禅定开始。这个禅定的意思，就是平常所说的静。

譬如说，练习打坐这件事，也不过是禅定工用的一种姿势而已，不可以说禅定就是打坐。在开始练习禅定的时候，一个人很不容易宁静下来，多半是满脑子胡思乱想。等到稍稍能够静一点下来的时候，就会很容易产生两种现象：

（一）感觉自己身体起了变化，例如气血十分流通，有舒服的感觉，小腹部丹田也发暖；或者是一身发冷发热，又痒又出汗；或者在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就摇动起来；或者感到浑身轻松愉快；或者感到有东西在身体内流动。

像这种身体的变化感觉，可能是一种，可能有几种，可能有规律，可能没有一定的法则，随时都会发生。时间久了，身体狀况进步，自己可以感到健康增进了，头脑也十分清爽，似乎是耳目聪明，气色光润。

这种种的反应和现象，其实都是静中所发生的必然现象，不足为奇，不过其中当然也有一番道理。

我们的身体，具有一种生机不绝的力量，是人体的潜在功能，在生理学上，称这个潜在功能为本能活动。

本能活动，并不是只在思想意识活动时才起作用，它是随时随地不知不觉间都在起作用。在思想意识不活动时，它的作用反而更为显著。例如，人在睡觉的时候，右侧睡久了，用不着思想意识的指挥，本能的活动就会使人翻身到左侧去睡。又如人忽然要跌倒时，他的手脚四肢，都会自动去支持自己的身体，这也是不需要经过意识，而是本能活动起的作用。

这种本能，是身体新生力量的生机，如果有思想意识混合一起，反而会干扰或障碍本能活动。因此，思虑过度或劳动太多的人，常常会感觉疲倦，损害健康。所以，病人一定需要休息，才能恢复健康。医生们认为，休息和睡眠是不花钱的营养品，就因为人在睡眠休息时，意识成为潜伏少动的狀态，这时，生理本能活动就增加了作用，使精神充沛，健康恢复。

人在习静禅定之中，意识也渐渐走入宁静潜伏狀态，本能活动的作用增强，使人渐感体力精神增加，身体轻松愉快，这是静相中之自然、必然、当然的现象，不足为奇。

但在静中时，意识的感觉并没有完全停止，所以，对本能活动的种种现象，会产生知觉。许多人因此以为自己有功夫了，有道行了，已经通了，超越常人了，洋洋自得，充满了兴奋。对于这种情景，不知不觉地执著起来。一旦执著于这些事，跟着就会产生种种幻觉，进入了佛所说的魔境，而入魔了。

（二）习静或禅定稍久，另外的一种现象，就是在静中忽然感到光明显现。有时，在闭着眼的时候，能感到头上，或目前，或身体内部，都在发光。有人甚至在暗中可以看见黑夜中所见的一切，像白天一样清楚。

最初，在幻境中出现了云雾，好像梦影一样的，又像真又像假，渐渐地，幻境中一切人物都鲜明清楚起来。最奇妙的是，就是一切随自己心中所想的出现，如果心中想见菩萨，菩萨就来了；如果想见上帝，上帝立刻就到；想见鬼神，鬼神也应念而生。

进一步深入时，不但可以看见自己要见的，而且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日久功夫再深，甚至可以预见许多人事的变迁。屡试屡验。

于是，自己觉得已经得道了，也得到了神通，已经进入仙佛的境界；甚至，有些人会另外有一个身体，能够自由出入自己现在的身体，也可以在外面神游，一切如意自在，称为出神。

这一切现象和境界，只不过是一种突然的变幻，这种变幻，是人在静定的境界中，本体功能偶尔与宇宙的光与电磁相互影响作用而产生的。这种变化与神通相似，但只是幻境而已，如果贪爱不舍这种幻境，自然就会陷入魔境了。

为什么静中会有这种幻境发生呢？说起来，这不过是一种自然功能变幻的现象，这种自然功能，是心理和生理两方面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变幻。

在一个人静久时，心理上的明了意识，渐渐沉寂下来，思想理智的作用跟着就陷入了半昏迷狀态。这时候，人的潜意识（唯识学称独头意识，或独影意识）忽然起了作用，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种种现象。

不过，这些现象，也不是完全属于心理作用的范围。人的生理方面，纯粹是物质的，这个物质与宇宙间的声、光、电等功能是完全一样的，都可以彼此相互影响而感通。就像道家所说的，宇宙是一个大天地，人身是一个小天地，也就是说，人身是一个小型的宇宙。

人的日常生活，都在动中，与宇宙间的万物一样在运动，在放射，在消散。现在忽然将日常的动，改变成为静，生理的自然功能，在偶然碰上外光、外力的交互作用时，由动而静，像是两个力量在摩擦，不免发声、发热、发光。这些声、热、光，免不了引起心理上的幻觉。

等到一个人的心理，习惯于变态幻觉时，生理上也就不自觉地进入了变态幻觉。如果自己不能辨别，反而认为得到了神通，那实在是愚蠢之极了。

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，如果不大严重的话，就会终日生活在幻觉幻想中，自以为神仙天人、佛佛菩萨下世等。等而下之，因为过分执著这个幻境，生理上消耗太多，终至于发狂，或脑充血，或者夭亡，都是必然的结果。

以前香港有一个小和尚，手握小电灯泡打坐，他在打坐时，可以使灯泡亮起来，常常表演，大家都以为他神奇，过了两年就夭亡了，实在愚笨得可怜。

静中感到的各种魔境，在《楞严经》中都有详尽的分析和解释，这里不再多述。初期翻译的佛经，都将“魔”字译为“磨”字，因为磨的含义，有磨炼和磨折的意思。后期翻译的佛经，才改为“魔”字，魔字与魔鬼妖精发生联想，就进入神秘的范围了。

学人应该常常用智慧来判断，不能随便而糊里糊涂陷入了魔境，成为精神病，或精神分裂症。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成佛得道，一定要特别小心认清才是。

修静习禅定的人中，女性和幼童，比较容易发生第二类光幻现象。其次，生理上有病态，心理上多幻想，以及智力愚昧的学人，也容易发生这类现象。与生理、心理都有关系，非常复杂，暂时不加讨论。唯女性和幼童，容易得到定力，但慧力则稍差；男性则容易得到慧力，而定力却难。定慧不能调和，也是心理和生理上天然的差异，除非是修持功夫长久的人，否则想得到定慧相等的正三昧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修禅定习静的人，多数是在昏沉迷惘的狀态中，才会发生光影幻觉作用。这时的昏沉，好像被催眠时的昏迷那样，自己丝毫不知，潜意识跟着发起作用；再加上个人贪着于幻境，心理意识也就趋于错觉，终于沉入了魔境。

如果在幻觉发生的时候，能够保持自己的清明智慧，不随任何幻觉、幻境、错觉等的转移，在任何光色音声幻境之中，丝毫不加注意，置之不理，最后一切的感觉反而消失了，自己也不会落入昏沉的境界，也不会散乱，而进入一个灵灵明明无物的境界。这样继续下去，才能得到正定，也就是真正的定力。

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……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

所以说，一切的幻境，都是虚而不实的错觉，不可以当真，更不可去执著它。不但幻境不可以当真，就是定相出现，也不可以当真，因为定相虽然是好事情，但也是属于《金刚经》中“凡所有相”中的一相，所以，这个相也是属于虚妄的。

许多学佛学道的人，自己落入了幻境之中，而不自知，还要替别人看光看影，判断人家的吉凶祸福，以得道的人自居。所以学人要绝对慎重，千万要戒除这些事才对。

如果能够不当真，不执著这种现象，了解这些静中的生理变化，只不过是因为心意识的作用使自己有这一切的感觉而已，并且要立刻检察而觉悟，使自己的心念保持不动，一切自然会雨过天晴。幻境过去，就会更进一步了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正定所发之通明

佛经上说“通自定发”，表示神通是从定中发出来的能力。不过，这里所说的定，并不是普通的静境，而是正三昧定。

什么是正三昧定呢？依照境界和程度，正三昧定共分为九个阶段，称为“九次第定”。九次第定中的第四阶段就是四禅定。达到了四禅定，就是达到了“舍念清净”的境界，思想意识都不起了。

修行达到了四禅定，时间久了，功夫也深了，再依照应该遵循的方法继续修持，渐渐的，身体气脉都转变了，这个身体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的自己。后来心身就完全融合在一起，心息也可以自由地控制，能够很快地入定。

定后，自己的感觉和感受都没有了，如果要从定中出来，随意应用，就能将普通的常光与本体的功能合而为一。于是通明的力量就有了，这个通明的力量运用起来就是神通。所以“通自定发”，要得到神通，必先修到颇深的正三昧定才行。

《楞严经》中说：“随拔一根，脱粘内伏。伏归元真，发本明耀。耀性发明，诸余五粘，应拔圆脱，不由前尘所起知见；明不循根，寄根明发，由是六根互相为用。”这里所说的伏归元真，就是心身寂定入定而返回本体自性之中。在这个境界长久下去，体性的功能就自然自在地发出光明来了。

这些事的真实情形和境界，很难用言语文字加以描写。若用文字言语去形容，反而会使人执著于文字，成为一种障碍。

其实，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先能够开悟，解决了心的问题。但是，解决了心，使自己不再随着妄念流转，仍是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，必须再能将自己的色身（物）转变，才能够使心物一同返归法尔本性。到那个时候，体和用二者，都可以自由自在了。

学习密宗的人认为，显教和禅宗都不修气脉，不理色身，所以不能够在此生之中成功，也不能得到神通。岂不知，禅宗的法门，是以直见本性为重点，如果真能够彻底见性，那么神通妙用自然都有了。正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”，地、水、火、风等也是一样的性质。

能够证见本性的人，一切都可以应用，毫无阻碍，因为一切都是自己本来已经具有的，用不着向外去寻找。如果说自己还不能够有这个能力，那是因为功夫没有到达，程度还比不上前辈的标准，所以力量不够。

不过，神通虽然是奇妙的用途，到底是幻妄的，没有证到正觉，未得漏尽通的修行人，如果偶然有了五神通，多半会跟随神通的境界而流转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而堕于魔道或外道的范围。

佛法是以正知正见为重心，是用这个正知正见教导世上的人们，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智慧的解脱，才是最高的圆满目标。如果用神通作为教化的方法，反而容易使众生迷途于神秘和虚幻，错过了证得正觉的真正道路。

因此，释迦的遗教，是绝对禁止神通的，就是因为避免众生误入歧途的缘故。经典上说，大阿罗汉也有神通，也没有神通，不论有神通或没有神通，他们能得漏尽通的资格，都是一样的（见《大智度论》）。

禅宗最重视正确的见地，所以并不重视神通这桩事。在禅宗丛林中，有一种规定，凡是显弄神通迷惑众人的学人，一经发现，立刻放逐，赶出丛林。佛的正法眼藏，依赖这条戒律，才能够保持正路，而没有流入邪魔外道之群。

禅门的祖师们，因特殊原因，需显现神通时，平常必定装疯卖傻，表示癫狂以作掩饰，他们更不会接承禅门的正印。凡是要承受正印传法，荷担慧命的祖师，则绝对不谈神通，反而以平常实在的作风，做一个普通的人，做一个人天的表率。兹节录禅门古德神通事迹如下，以证明禅宗并不是不能即身成佛，也并不是没有神通，只是因为不愿意以神通为标榜而已。

隐峰禅师……冬居衡岳，夏止清凉。唐元和中，荐登五台。路出淮泗，属吴元济阻兵，违拒王命。官军与贼交锋，未决胜负。师曰：吾当去解其患。乃掷锡空中，飞身而过。两军将士仰视，事符预梦，斗心顿息。师既显神异，虑成惑众，遂入五台示灭。

普化禅师。临济初开堂，师首往赞佐。唐咸通初，将示灭，乃入市谓人曰：乞我一个直裰！人或与披袄，或为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铎而去。临济令人送与一棺。师笑曰：临济厮儿饶舌。便受之。乃辞众曰：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。郡人相率送出城。师厉声曰：今日葬不合青鸟。乃曰：明日南门迁化。人亦随之。又曰：明日出西门方吉。人出渐稀。出已复还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门外，振铎入棺而逝。郡人奔走出城，揭棺视之，已不见。惟闻空中铎声渐远，莫测其由。

瑞岩彦禅师。尝有三僧，胡形清峭，目若流电，差肩并足致礼。师问曰：子从何来？曰：天竺。曰：何时发？曰：朝行适至。曰：得无劳乎？曰：为法忘劳。谛视之，足皆不踏地。师令入堂，上位安置。明旦，忽焉不见。又尝有村媪来礼，师曰：汝莫拜，急归救取数百物命。媪归，见其妇方拾田螺归，媪因亟投水中。又数家召斋，一一同时见师来赴。生平神异之迹，不可胜述云。

大道谷泉禅师，性耐垢污，拨置戒律，眼盖衲子；所至丛林辄删去，师不以介意。得法于汾阳昭禅师。……山有湫，毒龙所蛰；堕叶触波，必雷雨连日，过者不敢喘。师与慈明暮归，时，秋暑。捉明衣曰：可同浴。明掣肘径去。于是师解衣跃入，霹雳随至，腥风吹雨，林木振摇。明蹲草中，意师死矣！须臾，晴霁，忽引颈出波间曰：（内力外口）！明尝遣南公谒师，师与语，惊曰：五州管内，乃有此南扁头道人耶！及南公住法轮，师复以偈招之。南公以师坦荡忽绳墨，戏酬以偈曰：饮光论劫坐禅，布袋经年落魄。疥狗不愿生天，却笑云中白鹤。后住保真庵，盖衡湘最险絶处。夜地坐祝融峰下，有大蟒盘绕之。师解衣带缚其腰，中夜不见。明日，策杖遍山寻之，衣带缠枯松上，盖松妖也。……尝过衡山县，见屠者斫肉，立其旁，作可怜态，指其肉，又指其口。屠问曰：汝哑耶？即首肯。屠怜之，割巨脔置钵中，师喜出望外，发谢而去；一市大笑，而师自若。以杖荷大酒瓢，往来山中，人问（注：书中是“间”）瓢中何物？曰：大道浆也。……嘉佑中，男子冷清，妖言诛。师坐清曾经由庵中，决杖配郴州牢城。盛暑负土经衢，弛担作偈曰：今朝六月六，谷泉被气（上祝下土），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狱。言讫，微笑，泊然如委蜕。阇维，舍利不可胜数，郴人塔之，至今祠焉。

云居膺禅师，结庵于三峰，经旬不赴堂。洞山问：子近日何不赴斋？师曰：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山曰：我将谓汝是个人，犹作这个见解在！汝晚间来。师晚至，山召膺庵主，师应诺。山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甚么？师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此觅寻不见。如是三日乃絶。

仰山禅师。有梵僧从空而至。师曰：近离甚处？曰：西天。师曰：几时离彼？曰：今早。师曰：何太迟？曰：游山玩水。师曰：神通游戏则不无阇黎，佛法须还老僧始得！曰：特来东土礼文殊，却遇小释迦。遂出梵书贝多叶与师，作礼乘空而去。自此号小释迦。

黄檗禅师，闽人也。幼于本州岛黄檗山出家。额间隆起如珠，音辞朗润，志意冲澹。后游天台，逢一僧，与之言笑，如旧相识。熟视之，目光射人，乃偕行。属涧水暴涨，捐笠植杖而止，其僧率师同渡。师曰：兄要渡自渡。彼即蹇衣蹑波，若履平地。回顾曰：渡来！渡来！师曰：咄！这自了汉，吾早知，当斫汝胫。其僧叹曰：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！言讫不见。

本文选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语译》